

三

國

集

庞子朝 姚伟钩 王玉德 著

中	文	研
國	獻	究
歷	整	論
史	理	叢

李国祥 主编
杨昶 副主编

武汉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李小明
封面设计：卫侠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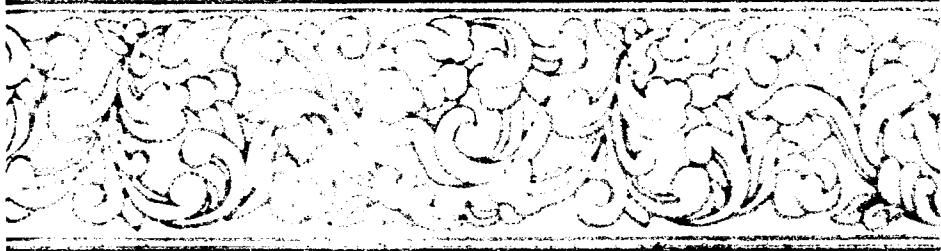
ISBN 7-5430-0487-9
K·68 定价：3.20元



三 网 集

庞子朝 姚伟钩 王玉德著

武 汉 出 版 社



三 网 集

庞子朝 姚伟钧 王玉德著



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武汉市江岸区黄浦路248号 邮政编码430010)

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山印刷厂



187×1092毫米 开本32 印张9.625 插页2 字数：200千字

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册 定价：3.20元

ISBN 7-5430-0487-9 / K·68

弁　　言

庞子朝、姚伟钩、王玉德三位同志，潜心从事历史文献整理研究，所操作的论文都颇具特色，读之者都可从中受到启迪。现在他们各选出论文稿若干篇，合出一个集子，取名为“三网集”。这“三网集”的寓意十分深刻。他们认为，学术博大，无有涯涘，自己犹如渔者，在海中张网捕捞，但精力毕竟有限，仅三天而打鱼，却两天而晒网。即使如此，亦能网获二三。所谓网获二三，指的是这论文集中，有历史文献语言论丛，主述《说文》，论及文字、词汇等，是为一网；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考论，探索法家思想，饮食文化及其他，是为二网；先秦重要典籍《世本·作篇》研究，讨论其成书，整理及其他问题，其为三网。我认为这“三网集”，名副其实，内容既是多方面的，而且是丰富的，读后获益良多。在这本集子就要出版的时候，我特为之写上这几句话，作为弁言。

李国祥 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

44D62/05

题记

庞君子朝，姚君伟鈞，王君玉德，潜心文史，卓有成绩。《三网集》则三君著作之尤精要者。

是集为李国祥教授主编《中国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论丛》之一，网罗博洽，内容翔实。非徒弥纶百代，自先秦以迄明清，且亦烛照多科，举凡语言文字，文学名篇，饮食起居，社会习俗，学术流变，目录校勘，罔不搜讨。其涉猎之广，采撷之博，实不少著作所难企及。

是集于博洽之中，又颇有独创自得之处。如论许慎《说文解字叙》，称其为“中国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发端，专史的雏形”；述古代饮食文化，既明其形成基础，演进过程，且论及我国古代饮食习俗，“反映了古代人民在饮食上的智慧和创造，展示了人们的生活面貌”，“蕴含着极深的科学思想”；考《世本》，则于其成书时间、版本、流传、散佚、史料价值、与辑本得失诸问题之论说，并戛戛乎独造。昔司马迁尚“一家之言”，刘知几誉“独断之学，”郑樵崇“自得之书”。庞君等宏扬先哲懿训，承继优良传统，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又益之以

立论平实，言而有据，其有裨于学林，固不言而可知矣。

治学之道，贵在创新。苟无新意，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唯“无所因而特创者难为功，有所本而求精者易为力”。庞君等独辟蹊径，探幽发微，又复继之以矜慎，数易其稿，较之时下假著述之名，牟利禄之实，粗制滥造，东拼西凑者，实不可同日而语。余读是书，服膺三位作者治学之严谨，论述之精当，爰为题记，以效推轂。其不当处，尚望读者正焉。

邹贤儕 己巳年三月十一日于武昌
桂子山

●中国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论丛●

李国祥 主 编

杨 起 副 主 编



目 录

闲 网 篇

——文献语言研究 (庞子朝)

- 东汉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许慎 (1)
中国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发端，专史的雏形
 读《说文解字·叙》 (15)
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与阴阳五行说 (50)
“年”、“岁”异名考 (66)
论词义向敌对方面引申
——兼与夏渌先生商榷 (81)
舅姑称谓的起源与演变 (94)

缀 网 篇

——古代文化散论 (姚伟钩)

- 法家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(105)
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
 论中国古代目录编制的总体思想 (119)
乾隆禁毁图书考论 (130)
中国古代饮食文献概述 (142)
论中国饮食文化的基础 (160)
古代中国农耕文化遗产的伟大成就——灌溉 (176)

论科技史研究中的情报工作 (187)

残 网 篇

——《世本》悬疑丛考 (王玉德)

- 《世本》的卷数、版本、注本及篇类考 (193)
- 《世本》在目录学上的归类考 (215)
- 《世本》的价值考 (224)
- 《世本·作篇》与先秦发明创造考 (237)
- 《世本》与《史记》考 (262)
- 《世本》的散失考 (286)
- 关于《中国历史要籍介绍·世本》的商榷 (297)

东汉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许慎

许慎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，语言文字学家，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享有盛名，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。他花费毕生精力，历二十二年之久，沤心沥血，创《说文解字》这部不朽的巨著，影响颇为深远。自东汉至今，一千八百多年间，一直为历代学林重视。特别是他的《说文解字·叙》，是语言文字学理论的开创篇，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，为历代学者所研究、征引，难怪乎有清学界声称为“许学”，为后世学者宗。

孟子曰：“诵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（见《孟子·万章下》）

诗，书，语言文字学，都是一种社会科学，亦即人文科学。文如其人。因此，我们要了解《说文解字》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高度的学术价值，就必须要了解《说文解字·叙》，尤其要了解许慎本人。

许慎欲发扬“五经之道”，“六艺群书之诂，皆训其意”，接受先贤通人成果，收小篆（秦时文字）、古文（战国时文字）共九千三百五十三文，以因形释字方式，诠释每个字的形体、语音、训诂（字义），十三万余言，创《说文解字》正文十四篇，叙一篇，共十五篇。

该书言简意赅，内容宏富。在书中，广收博求，征引时人前贤通说三十多家，典籍一百一十多种，六艺群书训诂、“天地、鬼神、山川、草木、鸟兽、虫鱼、杂物、奇怪、王

制、礼仪、世间人事，莫不毕载”（见许冲《上〈说文解字〉表》），不失为东汉以前的大百科全书。它问世后，从东汉经学家、古文经学派殿后，遍注群经的集大成者郑玄注《三礼》称引起，下迄三国、魏晋、唐宋、元明清，乃至今日，众多名流学者称颂、征引、整理和研究。不仅在国内，而且海外日本等地也有较大的影响，不少学者对它进行研究，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。它是我们研究汉语史、文字学、声韵学、训诂学等语言文字学，亦即历史文献语言学的经典文献，是阅读、整理和研究古代典籍、历史文献的重要工具。它在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，有人把它比作具有崇高地位和巨大文史价值、驰名中外的鸿篇巨制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即不研读《史记》，无以搞文史；而不研读《说文》，无以研读历史文献语言学、汉语史、整理研究古代典籍、历史文献。

许慎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传世不朽的名著，在我国学术史上作出这么大的贡献，是同他的身世、所处时代、学术环境、师友关系、学术活动、学术态度、学术方法紧密相关的。

一、所处时代及学术环境

许慎，字叔重，东汉汝南召陵人。他所处的时代，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权巩固、经济繁荣、文化科技鼎盛的两汉时代。正是这昇平的环境、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作为肥沃的土壤，孕育抚养着他，使他硕果累累，功德无量，为后世学者宗。

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，在春秋时期已经孕育产生，经战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秦始皇第一个建立了封建专制主

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。两汉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才真正确立、巩固和发展。

在政治上，高祖开国，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，采取措施，加强中央集权。诸如，制定比秦缓和的“九章律”；为争取地主阶级支持，颁布“复故爵田宅令”，征召天下“贤士大夫”，封王侯，奖军功，剪除异姓封同姓王，迁六国贵族、豪强大家、功臣世家于关中；“强本弱末”，削弱地方势力，任用酷吏，诛锄不法，设置刺史考察地方官；光武中兴，又吸收西汉皇权旁落、权臣乱政教训，削减重臣宰相权力，重用内官，增益尚书权，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，使封建中央集权制得到巩固和发展。

在经济上，行“轻徭薄税”、“与民休息”政策，改“十一”为“十五税一”，甚至于“三十税一”，竟免收天下税凡十二年；废除奴婢制，解放生产力，奖励人口增殖与开荒，兴修水利，推广较进步的农业技术，实行盐铁官营，发展手工业、商业和对外贸易等等。正如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所描写的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有余货财。京师之钱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”这段描写虽然或多或少有掩饰成分，但也客观反映了汉代社会安定，天下殷富的局面。

在科技文化方面，历史上各代王朝都深知科技文化是巩固政权的精神物质支柱、社会的基础，因而建立政权以后，都要大抓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科技文化等上层建筑。汉兴后，吸取秦“以史为师”、“以法为教”，仅提倡法治，摧残科技文化而导致灭亡的教训，采取一系列振兴科技文化的措施，寻求思想武器、精神物质支柱。首先，摄取黄老“无为而治”，进而求得维护封建主义的儒家思想为正统。当时，

所谓的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在实际上，战国时期各种学说都得到了传播。为了传播文化，发展科技，废除秦代“挟书令”，广开献书门路，在京都设太学，建立古典文献整理研究班子及总理官员，置五经博士，设皇家图书馆，因此，“百年之间，书积如山。”仅刘向父子《七略》辑录图书就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，蔚为洋洋大观。这为两汉科技文化的繁荣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

同时，汉代用人取仕，亦以儒家经典为标准。比如当时曾任大儒贡禹、薛广德、韦玄成、匡衡等分别为丞相、御史大夫。儒生通一经者可免终身徭役，刺激士人纷纷投入儒门。因此，博士弟子员不断扩大，千余、三千，多达三万余名。

当时，学术空气空前活跃。除上述学术环境、学术条件，还有个根本的条件，就是帝王提倡亲幸的结果。比如汉宣帝甘露三年（即公元前五十二年），召开石渠阁会议，讨论五经异同，宣帝亲自临决；汉章帝建初四年（公元七十九年），会诸儒于白虎观，讲议五经异同，章帝总裁，连月乃罢，并且让史臣班固撰辑成《白虎奏议》，形成封建正宗教义经典。汉平帝四、五年间，王莽奏请为学者筑舍万区，征天下通一艺，教授十一人以上，及懂得逸《礼》、古《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、天文、图谶、钟律、月令、兵法、小学、《史篇》、方术、《本草》的，令其说解记录于未央廷中，会集异能之士数千人，仅说解文字的就有一百多人。《说文解字·叙》云：“孝平时，征礼等百余入，令说文字未央廷中，以礼为小学元士，黄门待郎杨雄采以作《训纂篇》。”可见当时研究经学、小学、历算、医道、方术等科技文化，人才济济，异常繁盛。尤其是以董仲

舒、京房、班固等今文经学派，与刘歆、张敞、杜林、爰礼、贾逵等古文经学派，旷日持久，延续两汉二百多年间的论争，更加促进了汉代科技文化的发展。

正是汉代政权稳固、经济繁荣，生活安定，科技文化发达，才孕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专家学者，创造出中国历史上灿烂的学术成就。比如产生了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、班固之流；文学家贾谊、枚乘之流；语言文字学家杨雄、刘熙、服虔之流；训诂学家郑玄、贾逵、马融之流；天文历法学家张衡、耿寿昌之流；政治经济学家桑弘羊、桓宽之流；古籍考订学家刘向、刘歆之流；医学家张机、华陀之流；发明家蔡伦之流，还有地震学、农学、水利、机械、哲学等等名流学者；创造出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等各种名著，为我国光辉的科术文化增添了色彩。许慎，就处在这政权巩固、经济繁荣、社会安定的汉代，生长在科术文化发达，学人辈出，名著如林、学术活动频繁的氛围之中。这样的文化环境才产生这位杰出的语言文字学家，产生出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里程碑性质的名著。

二、师友关系及学术活动

许慎身世生卒，史籍记载，语焉不详。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：“许慎，字叔重，汝南召陵人也，性淳笃。少博学经籍，马融尝推敬之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‘《五经》无双许叔重’。为郡功曹，举孝廉，再迁，除洨长，卒于家。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，於是撰为《五经异义》。又作《说文解字》十四篇，皆传于世。”这段记载大致勾勒出了许慎一生品学、官历、著述的轮廓。

由于史籍记载仅寥寥八十五字，而又是汉代学术史上举

足轻重的人物，故自东晋常璩、宋代洪适、到清代严可均、
诸可宝、陶方琦、蔡寿昌，以及当代的周祖谟先生等，对许
慎的身世生卒都作过认真考征。他们都是通过许慎的师友关
系，印证许冲《上〈说文解字〉表》，据校推断，得出各种
不同的结论，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不过，据其子许冲《上
〈说文解字〉表》云：“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，本从逵受古
学。”“慎博问通人，考之于逵，作《说文解字》。”可见贾
逵是许慎的古学业师。贾逵本传：“永元十三年卒，时年七
十二。”永元十三年即公元101年，上推七十二年，为建武
六年，即公元三十年生。一般师弟年龄应相差20岁以上，故
推断许慎应生于建武中元或明帝永平年间即公元56年以后，
清陶方琦《许君年表》的推断许慎生于永平初，即公元58年
是合乎情理的。卒年，《隶释·外黄令高彪碑》：“师事故太
尉汝南许公……明于左氏”，说明高彪是许慎嫡传弟子。又
“五十以教，弘农杨公为之禄勋”。弘农杨公为之禄勋在汉
灵帝熹平元年，即公元172年，上推五十年，恰为汉安帝建元
元年，即公元121年，当时高彪起码在十六岁以上才能拜许慎
为师，成为许慎的受业弟子。因此，许慎应卒于汉安帝永和
年间，约公元140年。总之许慎的生卒由于缺乏史料依据，成为
一桩千古悬案，一时一刻谁也无法定论，有待发现新的依据。

许慎从贾逵受古学，创《说文解字》博采通人，考之于
逵，表明许慎在学业造就上有深厚的师学渊源，受汉代名流
的深远影响。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：“贾逵，字景伯，扶风
平陵人也。九世祖谊，文帝时为梁王太傅。……父徽，从刘
歆受《左氏春秋》，兼习《国语》、《周官》，又受《古文尚
书》于涂恽，学《毛诗》于谢曼卿，作《左传条例》二十篇。”
又“逵悉传父业，弱冠能诵《左氏传》及《五经》本文，以

《大夏侯尚书》教授，虽为古学，兼通五家《谷梁》之说。……尤明《左氏传》，《国语》，为《解诂》五十一篇，永平中，上疏献之。显宗重其书，写藏秘馆。”“逵所著经传义诂及论难百余万言，又作诗、颂、诔、书、连珠、酒令凡九篇，学者宗之，后世称为通儒。”就说明贾逵有雄厚的家学渊源和深远的师承关系。其父从刘歆、塗恽、谢曼卿等受古学，作《左传条例》二十篇，已是通儒，而他悉传父业，上溯承袭古文经学派首领、一代鸿儒刘向父子衣钵，兼通今文，遍著经传义诂，及论难文字百万之巨，为后世学者宗师。因此，许慎从其受古学，深得其教诲和治学真谛。许慎从贾逵受古学，当在汉章帝建初八年。贾逵本传：“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，受《左氏》、《谷梁春秋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，由是四经遂行於世。”而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记载所治古学：《书》，孔氏（即《古文尚书》）；《诗》，毛氏（即《毛诗》）；《春秋》，左氏（即《春秋左氏传》）与贾逵所受同。

汉代崇尚儒学，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设五经博士，立太学，以儒术取仕，特别是皇帝提倡并组织大规模的学术活动，对许慎肯定会有不小的影响。比如汉章帝建初四年（即公元79年），会诸儒于白虎观、讲议《五经》异同，令史臣班固汇为《白虎奏议》。此时，许慎盖年已二十余，由郡功曹举孝廉，推荐入京，闻其统诸。且其师贾逵“数为帝言《古文尚书》与经传《尔雅》训诂相应，诏令撰欧阳、大小夏侯古文尚书异同。逵集为三卷，帝善之。复令撰《齐》、《鲁》、《韩诗》与《毛氏》异同。”这种校书方法不能不对他有深远的影响，从而作《五经异同》，评判《五经》传说善否的不同，使得“时人为之语曰‘五经无双许叔重。’”